

北极苍狼 王艳良 ★ 著

亮剑

老将军王扶之亲笔推荐

堪比《亮剑》《虎贲》的军事小说
再现保卫四平、解放沈阳战场真实
还原抗战铁血军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真家

北极苍狼 王艳良★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兵家 / 北极苍狼, 王艳良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317-3125-2

I . ①兵… II . ①北… ②王… III . ①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5281 号

兵 家

Bing Jia

作 者 / 北极苍狼 王艳良

责任编辑 / 安 璐 张元铭

装帧设计 / 元明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170 × 240 1/16

印 张 / 25

字 数 / 500 千

版 次 /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39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25-2

赖良同志留念

父子皆兵光荣家
保家卫国称英雄

王拔之
二〇一三年
四月十四日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闯关东..... 1

光天化日之下俩土匪到了面前。俩土匪扫视着烈日之下的这么一摊子人，一张张苦脸，眼神警惕、惊恐。霎时弱弱的风都没了踪影。一摊子的人都姿态僵滞。

第二章 九一八..... 13

王老大来到一匹叫作老黑的马面前，四目相对，他忽然抱住马首脸紧紧贴着马的脸，黑暗中我的太爷觉得王老大落泪了，老黑哼哼着，老黑好像也很伤感。老黑是王老大的坐骑，那马啊，毛黑得跟黑缎子似的，每当王老大跨上马的时候，那马啊，都会仰首长长地嘶鸣一声，抒发着与主人相处的快乐、骄傲。

第三章 亡国奴..... 25

二老牛两脚叉开，站稳，就在鬼子从大车旁经过的刹那，咔的一声鞭响，长鞭迎面抽向了俩鬼子，鞭梢在外侧鬼子的脖子上一缠，一拽，长鞭也卡在了内侧鬼子的脖子上，俩鬼子落马。二老牛的大鞭子咔咔地甩得山响，抽打得俩鬼子在地上翻滚，站起就被抽倒，后来就只在地上翻滚。

第四章 二老牛..... 36

尸体从棺材中抬了出来，放到屋内的大炕上，穿上了寿衣。要往口中放含口钱的时候，我的殷姓爷爷啊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人都死了，可是牙关咬得紧紧的。齿缝间有那棵老山参的根须。

第五章 夜深沉..... 44

后来当我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是养了一条狗的，有天早晨，我见那狗围着我家走不多远，一条后腿一抬，或是向树丛或是向一棵树或是向一根电线杆撒上点尿，而后再奔下一个标志物继续撒。我问父亲狗咋这么撒尿呢？咋不一下子撒完呢？父亲说，它是要告诉别的狗，这是它的领地！

第六章 小文子..... 54

两马并立，在一个凹坑，干爽的凹坑，一人躺在里边，惨白的脸，一动不动。一手死死地握着手枪，枪管触地。前胸鲜血殷红了一片。

第七章 秋风扫落叶..... 70

铁流奔涌、咆哮，席卷而来。大地在脚下震颤。荡涤邪恶的伟大力量瞬间而来。自身边漫溢而过的刹那王景文甚至因为震惊而忘记了接头。随即醒悟，随即高声：“国复山河在，城秋草木深！”不停地、反复地高声。坦克的轰鸣之声将他包裹。甚至觉得被吞噬，被消融，消融成了一粒沙，一粒土。

第八章 站在红旗下..... 83

“我不跟老八他们在一起！少东家，对不起你了！”景文鞠躬，而后果断地走向红旗，走向雷叔，知道身后的少东家在惊愕。之前很是迷惘了阵子，忽然果断。

“雷叔，我加入你们！”声音响亮。

第九章 上阵父子兵..... 95

刁乐山惊异地更是前倾，大眼珠子突出，端详侄孙：“吓，眨眼就大小伙子了！”上前，捧孩子的两臂端详。那大手，鹰爪般有力。

第十章 奔袭爷孙功..... 107

树上的土匪跳了下来，就在还没有落稳脚跟的时候，爷爷嗷的一声扑了上去，把土匪撞了个仰面朝天，把土匪手中的枪撞到了一边去，爷爷掐住了土匪的脖子，孙子也奔上去，摘下了身上的长枪，就要抡起枪托子砸向土匪的脑袋，爷喊：“别打死！”

第十一章 群众是根本..... 119

林总话讲得慢悠悠，目光，望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。嚼着北国的金豆豆，说着如金豆豆的话语：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谁呢？农民！有了农民的支持，那我们共产党人用兵就可以撒豆成兵！”林总手掌一扣一张，满桌黄豆滚动。

第十二章 抢占四平街..... 129

赫然一支队伍出现在前，也是骑兵，都骑马，赫然看到了毕经纬，穿着件日军黄呢子大衣，双枪在手，王景文惊呼：“少东家！”

第十三章 马德里..... 140

敌机去了，炮轰消停了，阵地先爆出呐喊：“准备战斗！”“准备战斗！”“准备战斗！”……种子破土般，黑土地长出了民主联军将士的身影，端枪伏在塹壕的李双背上冒着烟呢。

第十四章 大溃退..... 163

履带碾压城区的声音显得孤寂，孙立人的坦克停下，不知道再向哪进发。也狐疑：共产党狡猾，好布口袋阵，张口袋而待，也许一面向窗后就是窥视的眼睛，一面向扉忽然洞开，共军杀出。孙军长眉头紧皱，不知所措。共产党搞的什么鬼呢？按动机枪按钮，一梭子子弹扫向天空，惊动了屋脊上的麻雀，飞向城外。

第十五章 运动战【上】..... 176

队伍就弹射了出去，三个营，一个营在前，左后一个营，右后一个营，三三制！就在部队弹射出去的刹那，王景文再次胸膛一挺，就要向前冲，再次被李双拽了下，李双说：“上去能干啥？手里头啥都没有！”王景文一跺脚：“别扭！窝囊！”

第十六章 运动战【中】..... 189

有个战士竟然不顾自己没穿裤衩穿新棉裤，光腚穿新棉裤。那战士还嚷呢：“看吧，看吧，俺才不怕看，穷光腚，最革命！以后你们可以就叫俺穷光腚！”队伍发出哄然的笑声，就连团长、政委也乐。

第十七章 运动战【下】..... 203

雷鸣政委下马，将缰绳交给一警卫员，高喊：“全团所有的共产党员，随我来！”率先跳入江水，与跟随而下的共产党员挽起胳膊，形成一道人墙，迎挡汹涌的江水，迎挡浮冰。团长、参谋长当然也在那道人墙中。

“快速过江！”团长吼。

第十八章 红旗谱..... 217

政委的被子在草地上摊开，被面缝的线扯出、扯断，一根根地扯出、扯断，被面喇地抖开，赫然，现出里面的旗帜！第一面红军时期的旗帜，第二面新四军的旗帜，第三面新四军的旗帜，第四面，中国共产党党旗，

四面红旗！三面军旗，都有战火留下的痕迹，甚至残缺。四面红旗在旗杆上飘扬，猎猎响动，风劲旗飘。

第十九章 阻击长山堡…………… 233

“西天太远，送他们下地狱！”参谋长喊。

地窖中，李双手中几根绳索，另一个战士手中几根绳索，同时拽动，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爆炸……尸体的碎块飞上了天，枪支飞上了天，冲锋号吹响，实施反冲锋。

第二十章 其势如破竹…………… 244

“一有大仗打啊，咱师长就乐得屁颠屁颠的！”有战士说。

师长的耳朵尖，听到了，回头向战士说：“屁颠屁颠的？那是老子放屁轰敌人呢！”

第二十一章 战旗高高飘【上】…………… 256

“别给刨歪了！”李双总抢着刨。树干搁长板凳上，王景文把着，李双刨。哧，哧，刨花翻卷而出。刨上一阵子，李双就要停下来，到树干的一头瞄。大有木匠师傅的范儿。

第二十二章 战旗高高飘【中】…………… 272

毛泽东的目光从地图上抬起：“我们的林总要改一改口味了，先前总是嚼黄豆，一粒一粒地嚼；现在要改吃大餐，要多丰盛有多丰盛的大餐！”大笑中目光深深地忧虑。“风云际会锦州城啊！”他做出常见的叉腰姿态说。

第二十三章 战旗高高飘【下】…………… 284

胡连长望团长：“我要率领我的弟兄打着红旗去，让城头的国军弟兄看看，咱们是可以打红旗的！我要告诉他们：打红旗比打白旗好！光荣！”

第二十四章 血染东方红…………… 298

参谋长死不瞑目。“老牛！”团长猛地爆出一声，跪在参谋长尸体前，号啕大哭：“老牛啊，我有责任！我有责任！”捶胸顿足。泪眼猛地望向敌阵地，咬牙切齿：“他妈的，我就不信啃不了这些窝窝头！”

第二十五章 喜相逢…………… 310

“哥——”嘹亮的一声，撕裂大厅热烈氛围的一声，隔着炊事员的篮子就往前来啊，就抓着小伙子的手拉啊，两手死死地攥住人家的一只手猛拉不放啊，把个篮子夹在两人的中间，炊事员嚷：“篮子！篮子！”

第二十六章 东北虎…………… 323

信号弹升空，总攻开始！带着火星的炮弹飞向敌阵地，大地震颤，天津城震颤。护城河内侧是高高的土墙，土墙之上每隔30米便是一座碉堡，眼见炮火将一座座碉堡薅去，宛如有巨手快捷地接连地将一座座碉堡薅去。眼见炮火轰击着土墙，土墙向护城河坍塌。

第二十七章 两情系…………… 334

读信的大花吃了一惊：脚咋歪了呢？还能正过来吗？大花的心哦，就提着了。也不跟爹娘说，怕跟着惦念。立功了，可咋脚就歪了呢？哪知道是人家写了个别字。

第二十八章 志愿军…………… 344

王景文仗俩再施，迂回至另一侧，大摇大摆走向敌暗哨，王景文还高声：“萝卜泥鳅菠萝哈喽！”见敌军愣怔而望，王景文再高声：“泥鳅菠萝哈喽！”抑扬顿挫地高呼。

第二十九章 和平鸽..... 358

父亲冷眼瞅下三弟，哼了声。父亲盯视老大老二，又哼了声：“大事不好了，就光顾着自己逃！恨不得借条腿逃！把革命战友撇下不管！这还是革命队伍吗？”父亲气得直哆嗦，猛然扬手扇了我一记耳光扇了二弟一记耳光，扇得我眼冒金星耳中嗡嗡。“带我去看看那个马蜂窝！”父亲命令。

第三十章 仨团长..... 371

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，看他的子女，看他的老伴，父亲忽然微笑了，手艰难地举起，竖起三指。

后 记..... 386

第一章 闯关东

我有仨爷。我的父亲就跟我们哥仨叨咕：“你们有仨爷，咱家哪能不出爷们儿！”当时我还不明白父亲所说爷们儿的含义，以为就是男人呢。男人未必是爷们儿！

我的第一个爷爷姓迟，是山东蓬莱人，奶奶是莱阳人，两户穷苦人家结连理。清朝的发祥地东北召唤着山东的汉子们，挑着三宝——人参、鹿茸、乌拉草召唤着你，举着狗头金召唤你，呈着高粱、大豆召唤你，传说中的黑土地一踩啊，滋啦滋啦冒油。山东的汉子们推着独轮车，携家带口的，出山海关，向北，向北。特别是大灾的年份，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的人口，向北，向北，人流不绝于路，车轮辘辘，饥肠辘辘，为着远方的召唤，向北，向北。

先行者是负有使命的：探险、探路。家书抵万金。家书的信息亲朋共享，乡邻共享。一次北上的行动，往往是一个群体的行动。穷苦人是最懂得相互帮衬的。漫漫旅途，有亲朋在，有乡邻在，就是远征的底气，就是克服千难万险的底气。

那一年又是大旱。而对于大旱山东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刻骨铭心的恐惧。光绪初年，山东地界一连几年大旱少雨，人畜皆饥，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，包括人肉人骨，万户萧疏鬼唱歌！按干支纪年法，史称“丁戊奇荒”。

眼见毒日头晾晒不出一个好秋季，我的太爷当着全家人闷声不响地抽了一袋烟，在炕沿磕出烟灰，扫视了下等待他决定的全家人，说：“咱们也北边去吧。”

太奶说：“就听老东西的吧。”

于是，举家就在了闯关东的人流中。

我爷爷推着辆独轮车，车上坐着我小脚的太奶，太奶怀抱着大孙子——我的父亲。那时我的父亲就一岁呢，因而，父亲对于祖籍是没有丝毫记忆的。但是父亲、父亲的后人知道，他们的根在山东。

那辆独轮车，就粘在了爷爷的手上。那绝对是山东爷们儿的气概。

我太爷跟我爷爷说：“我换换你吧。”

“不用。”我爷爷憨憨地一笑。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。

爷爷脚上的血泡起了破，破了起，一双脚板走得稀烂。但是，默不作声，若无其事，

就让那疼痛在心上滚来滚去。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。

那是五户人家组成的队伍。当夜罩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停下来歇息，让夜清凉地抚慰。有天夜里，爷爷酣然大睡的时候，我的太奶脱了我爷爷的鞋子看脚，爷爷嗯的一声疼醒，太奶摸着儿子血肉模糊的脚板当时泪就下来了。儿子坐起来悄声说：“没事。”你担心他的时候我爷爷总是摆摆手，俩字：“没事。”那夜，说完没事，爷爷还叮嘱我太奶：“别跟他们瞎说。”爷爷的意思是：别涣散军心！他知道他是这一家人擎天的山。爷爷不是军人，但懂得军心不可涣散。

再上路，太奶就不上独轮车。我爷爷说必须得上。全家人望向我爷爷。太奶知道军心不可涣散，不情愿地上了车，嘟囔：“我想在地上溜达溜达呢。”太奶直勾勾地盯着儿子，心疼。

爷爷忽略太奶的目光，看前方的路。

太爷上前：“我来。”

爷爷：“不用。”

“啥不用，我来。”太爷抢去了独轮车。

爷爷忽然一身轻了，脚下的路，如棉花团，甚至步伐踉跄，灵魂出窍，在头顶如拨拽你离地的风筝。一家人擎天的山，忽然有些恍惚，有些若即若离，感觉很不好，很叫人有些恐惧，满身的不自在。一身轻的爷爷有些迷茫了，努力地真实着天地，真实着家人，真实着自己。当然，最真实的是独轮车在自己的手中。

“我来吧。”我的爷爷上前。

“你就是块铁，也是不行的！”我的太爷说。

我的太爷是闹过义和团的人，绝对是老江湖。义和团的时候，太爷不在家乡跟前闹，怕连累家人。只知道他去北京闹过的，都闹了啥事，没人知道。大事不妙的时候，回来了。我的爷爷知道自己是这一个家擎天的山，而我的太爷知道自己是这一个家的智。甚至，是这一个群体的智。已经被笼罩在北方神秘的气息中，而且向北，神秘的气息越发浓重，草莽的气息越发地浓重，夜幕罩下来的时候，烘烤了一天的大地凉爽下来的时候，前进的脚步安歇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太爷把壮汉们召集到了一块，神情严肃地预测各种可能，申明男子汉的职责——保家，说如果危机来临，如果他要是大咳嗽那就——抄家伙！那时我的太爷啊，就显露出那么一种指挥员的味道。当然首先是——那么一种军人的味道。骨血是传承的。

那是一天晌午，歇息，午饭。有的人家支起了锅灶熬苞米面糊糊，有的啃干粮——在夜晚从容地在支起的炉灶上烙的苞米面饼。有的人家将土豆煮熟了吃，有的人家则像吃苹果一样咔嚓咔嚓地生咬着吃，那涩涩的汁液就如同甘霖了，经嗓子眼下咽的时候都不忍下咽颇为留恋。有的人家还要讲究些，会随便挖些野菜，在锅里煮了吃。当时过锦州，在闾山一带。

西方传来嗒嗒的马蹄声，两匹快马临近，瞬间到了近前，勒马，一个背着长枪，一个腰间插着短枪。插短枪的勒马，背长枪的跟着勒马。不着军装却带枪，不是土匪还能是啥？光天化日之下俩土匪到了面前。俩土匪扫视着烈日之下的这么一摊子人，一张张苦脸，眼神警惕、惊恐。霎时弱弱的风都没了踪影。一摊子的人都姿态僵滞。我太爷跟大家预测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。

我的太爷缓缓站起，向俩土匪一抱拳：“两位大爷，在下代表大伙讨方便了！”

俩土匪瞅瞅我太爷，尽管身后是弱民自己也是弱民，但还是有那么点撑起来的凛然，俩土匪忽略我太爷，继续扫视。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可抢的财物，腰插短枪的土匪指了指远处的大山向我太爷说：“此山是我开，要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钱！”

“这是规矩！”背长枪的说。

太爷的目光和俩土匪的目光相碰，太爷微微一笑：“我们可是逃荒的人哪！”

“逃荒咋的？也得按规矩办！”背长枪的说，就把枪摘了下来，一手举着。

“知道那山是你们开，拿不出买路钱，才离得远些呢！”太爷不紧不慢地说。

俩土匪不满意了，阴了天。

“呀呀呀，还老江湖呢，还挺能对付！”插短枪的说。

拎长枪的拿枪指着我的奶奶：“你，站起来！”

我的奶奶一激灵，本来是蹲着的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但是，慢慢地、恐惧地站起。我太爷堆出的笑僵滞。

插短枪的皱着眉头看了看我的奶奶，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模样还可以。”

拎长枪的向我的太爷说：“就让这丫头跟着我们上山享福吧！”

太爷让脸上的笑活泛些：“瞧您说的，那哪是丫头，那是我的儿媳妇！”

“那没关系，将就着给我们的大掌柜的做个压寨夫人如何？”拎长枪的说，还拿长枪的枪管要去把我奶奶的下巴颏抬起，好再仔细端详，我的奶奶惊恐地后退。

“你家大掌柜的哪能那么不尊贵？”我的太爷说，当时就有点冷笑的意思了，同时向我的爷爷使了个眼色。

我的爷爷感觉是悄悄向我的太爷点了下头，其实头就纹丝没动，肌肉悄悄地绷紧，内心中的火焰已经蹿到了头顶。

拎长枪的下了马：“我们大掌柜的慈悲心肠，这娘儿们就替你们养着了！”

插短枪的就要掏枪，拎长枪的就要单臂抱我的奶奶上马，我的太爷大吼：“动手啊！”率先扑向已经短枪在手的土匪，抱住了腰，把人从马上搂了下来，那土匪勾动扳机，子弹射向了天空，摔在地上的土匪要挥枪，我的太爷飞起一脚将枪踢飞。就在太爷动手的时候，几乎就是同时，我的爷爷嗷的一声扑向了拎长枪的土匪，也知道那枪是厉害的玩意儿，首先就要夺枪，两手握住枪身就要夺，土匪勾动了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我的爷爷就觉左腿一麻，当时就更恼羞成怒，死命地将枪向下按去，把死不撒手的土匪按到了地上。而别的爷们儿也都嗷嗷地扑了上来，将两个土匪按在地上没头没脑地死揍，

就是娘儿们也扑了上来，逮哪揍哪，俩土匪被打得嗷嗷地叫，不断地求饶。

把人打得不求饶了，不能动了，我的太爷发话：“算了吧。”让人把俩土匪捆了，太爷向低声呻吟的土匪说：“枪，我就收下了，马，我也收下了，希望你们老哥俩往后别再为难逃荒的人！你们也应该知道，按道理我是应该灭口的，免得后患！”

“多谢不杀之恩，多谢不杀之恩！”土匪说。

“甭谢，别寻仇就好！”我的太爷说。

俩土匪被扔到了远离道路的草丛中，怕太早就被解救，寻仇。

长枪就落在我爷爷手中，短枪就掖在了我太爷的腰上。爷爷腿上挨的那一枪，只是皮肉伤，流的一腿血有点吓人。我的奶奶流着泪给包扎。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爷爷不断地摆着手说。长枪被我爷爷掩藏在独轮车上。两匹马，太爷留下一匹，给了队伍中的另一户人家老者一匹，太爷抱了孙儿乘马。走上一阵，让儿媳妇上马抱孩子，太爷牵马走。太爷也去替换下我爷爷，让我爷爷牵马走。太爷说，要尽快走远点，省得那俩兔崽子寻仇。要是来寻仇，那可就不是那俩兔崽子了，指不定多少人呢。

路上，太爷扑哧笑了，说：“送上门来了！”

“嗯。”爷爷一乐。

夜晚歇息的时候，太爷研究那短枪，爷爷研究那长枪。太爷指着长枪的扳机跟爷爷说：“注意，这是机关，可不能勾，一勾就开火。枪里肯定是有子弹的。”

睡觉的时候，我爷爷抱着那杆长枪睡，睡得酣然。

人在路上的时候，每当后面传来马蹄声的时候，有乘马人赶上来的时候，太爷的通身汗毛就立了起来。乘马人顶多奇怪下这一支逃荒的队伍有马骑，就越过。

眼瞅着要到奉天城了，太爷说：“那俩兔崽子估计是不会追来了，最好啊，别再遇上别的络子。”

后面马蹄嘚嘚，一彪人马赶了上来，有十来号人呢，赫然发现，马上有先前挨打的被捆绑扔在草丛中的俩土匪，其中一个指下马上抱着孙儿的我太爷说：“就是他，就是他们。”

我的太爷没敢掏枪，推着独轮车的我爷爷没敢抄枪。

霎时，空气凝滞。

为首的腰插双枪，魁伟的大汉，一张大白脸，眯缝着眼睛打量我太爷，一抱拳：“老哥，海涵！”

我太爷缓缓抱拳：“海涵！”

“乞丐不能抢，是我们这行当的一个规矩。我老北风定下的规矩，逃荒的也不能抢！这两位兄弟虽然不是我的手下，但，是我幺弟的手下，我既然赶上了这事，就得代幺弟受过了！老哥不杀我这两兄弟的恩德，我也得代幺弟前来感谢！这是20块大洋，薄点，笑纳！”扬手一个钱袋扔向我太爷。

太爷张手抓住。神情还严肃呢，还冷峻呢，还没适应过来呢。老北风的名号可是有

耳闻的……

“马呢，你们就留着吧，可替代下脚力；枪呢，也留着，一路上也可防身。日后若是打闯关山经过，可上山一叙！告辞！”老北风一抱拳。

我太爷赶紧抱拳。

“老爷子，但愿后会有期！告辞！”老北风再一抱拳，而后兜马而去。

“老北风……”我的太爷念叨。

“老北风……”每一个人都望着远去的那彪人马念叨。

茫茫大东北啊，也盛产辮子呢。好辮子也江湖呢。

我太爷举着钱袋说：“这钱呢，大家伙的，我先存着，能不花就不花，就把它用在刀刃上吧。”

每一张脸都笑逐颜开。有人就嚷：“就搁你那存着吧，我们放心！”

20块大洋，成为了这一支队伍继续北上的底气。

老北风的名号，关内关外响当当的。其实是四股土匪，名号分别是北风、东风、南风、西风，时聚时合，北风为大。北风说的幺弟，应该就是西风。竟然遇见了北风！想到老北风的风采，太爷心中赞：真爷们儿！

进入黑龙江地界，眼瞅着就要到绥化地界。中午，在一家小镇，太爷花掉了一块大洋，在一家煎饼铺前让大家伙吃上顿好饭：煎饼卷大葱蘸大酱，赛过一切山珍海味的一顿大餐。

出了小镇，在一株大树的阴凉下，太爷把20块大洋分给了各家，按各家的人口多少分摊，剩下了一块大洋，太爷举着说：“这一块呢，咱们可以再吃上一顿！”

一片叫好声。

20块大洋咋分，在太爷那早算计明白，明明白白。

“那一块啊，就归您吧。”有人嚷。

“那可不成！哦，我也可以贪心点，马呢，我就留下一匹了，而且，可以顶出一块大洋，也就是说，大家伙还剩两块大洋！”太爷说。

一直骑着另一匹马的老者说：“我这马也可以顶出一块大洋！”拿出一块大洋递到我太爷手。

太爷说：“那咱们大家伙就还有三块大洋呢！”

队伍有了生气，继续进发。也就是最后一股劲了。

“勘天勘地勘人气，勘东勘西勘南北……”一风水先生持白底黑字幡迎面而来，瞄着这一支队伍。当时我的太爷牵马，马上，我的太奶抱着孙儿。风水先生跟我的太爷搭讪：

“老哥，这是去绥化吧？”

“望奎。”

“哦。可知入绥化这路径可是有讲究的吗？”

“啥讲究？”我太爷的脚步可是没有停止向前的。

风水先生跟着我太爷往回走：“如果若是图个吉祥，这人绥化啊，从哪头入，是有个说道的。”风水先生说。

“啥说道？”

“我可以给你们带路，走一条吉祥的路径！”

“哦……”我太爷不瞅风水先生，不动声色，“带路钱是多少？”

“凭赏，凭赏。”

“好，好，前边带路！”

“好嘞。”风水先生屁颠屁颠地前边带路。

明明有平原的路径，可是，风水先生却带领着奔了山林。

我的太爷皱起了眉头：江湖险恶，这风水先生莫不是有啥险恶用心？

“老哥，您别犯合计，我带的路是绕点远，可是，你们千里迢迢奔了来，这最后难道不打算从龙门而入吗？”风水先生说。

“好，我倒要看看这龙门是个啥样！”我太爷说。

“如果你们要真是觉得我可能是啥歹人，我是可以就此作别的！”风水先生说。

“嗨，您就只管带路，难道就把我们丢在半路不成？”我的太爷说。

风水先生带的路不是阳关大道，除了这一支队伍就很少见人。话虽跟风水先生那么说着，我太爷的心可是提着的，我爷爷也是满腹狐疑的。人在外边，警觉是本能。

林木参天，一种凉意在林间溜达呢，让你的心恬适。恬适的鸟儿在林间鸣唱。警觉渐渐被恬适掉，心被熨贴，惬意。豁然间，道路垂了下去，又豁然开朗，广袤的天地向下铺展而去，先前你在蓊郁之中，而现在蓊郁铺展而去，嫩江白亮亮地蜿蜒而去，一曲黑土地的颂歌自大地升腾，被江水吟唱，整个队伍都呆住，沉醉，瞬间就沉醉。遥远之处，村落隐约。大地，点缀着羊群、马群。

“知道这疙瘩叫啥吗？龙门！”风水先生得意，“这就是绥化的地界了！”

我的太爷眉开眼笑。

“北边那头，是松花江，这边的，是嫩江，两江在西头是合流的，就在那合流的地方往这边来，这绥化地界啊，就如同一条跃起的鲤鱼，鲤鱼跃龙门！因此，这疙瘩就被叫作了龙门！到绥化安家落户的人，打这进入，图个吉祥！”风水先生以幡指点着说。

“嗯，吉祥，确实吉祥！敢情我们要去的地界是吉祥的地界呢！可以直接带我们到望奎，如果你老小子愿意的话。”太爷说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

我的先人，从小兴安岭的西麓进入了绥化地界。吉祥，让这一支强弩之末的队伍大提了兴致。一张张菜色的脸挂上了喜悦。

风水先生竟然哼哼呀呀地唱了起来：

种庄田，真是难，